

蔡元培別傳(上)

●王成聖

秀才造反從事革命

蔡元培於一八六八年出生在浙江古城紹興。紹興古稱文物之邦，山明水秀，風景秀麗，人文薈萃，商業繁榮。

蔡家自明朝末年(隆慶、萬曆年間)，由浙江諸暨遷紹興府山陰定居。世代經商，他的祖上有的經營木材業，有的經營綢緞業。他祖父蔡廷楨又名嘉謨經營當舖，營運得法，家業逐漸豐厚，在紹興城內筆飛坊購置房產，三代合住。

蔡嘉謨生子七人，蔡元培之父居長，名寶煜，又名光普，字耀山，任錢莊經理。蔡元培三叔喜愛武藝，外出不知所終。二叔經營綢緞業，四叔經營錢莊，五叔、七叔也都經商，只有六叔銘恩字若珊，喜歡讀書，元培自幼得力於六叔的教育不少。

蔡元培共有同胞兄弟四人、姊妹三人，蔡元培在兄弟中排行第二。蔡元培自己說：他父親面孔成方型，黃皮膚；他母親面孔橢圓型，白皮膚。他兄弟姊妹七人，單排行的都像母親，雙排行的都像父親。蔡元培行二，自然像父親。他後來年長命名為「子民」。

蔡元培的學習歷程，也和他同代人一樣，接

受傳統的學習方法，從啓蒙開始，循序前進。當時一般人家，經濟上稍為富裕的都延請老師到家

中教育子弟。蔡家在蔡元培父親逝世前，家境尚屬中等，所以家中延請塾師教課。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蔡元培六歲入家塾讀書。先讀「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三部所謂小書，後繼續讀四書和五經。蔡元培十四歲開始習作

八股文，即所謂制藝，或稱時文。他從六歲到十六歲，直接受這種傳統教育方式。他很用功，又很聰明。但由於私塾教員講解不詳，很難明白通達。少年時這段教育，使他看出舊教育的弊端，所以他後來主張教育應該是：「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

蔡元培父親逝世後，家中經濟困難，便不再延請塾師，他不得不到親戚家附館讀書。在此期間，蔡元培得力於他叔父蔡銘恩的指導。蔡元培在叔父的指導下，讀了「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說文通訓定聲」等書。蔡元培十七歲考取了秀才，從此專治小學、經學和作駢體文。並開始了自由閱讀階段，書籍多借自叔父蔡銘恩處。這時他除了補讀「儀禮」、「周禮」、「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大戴禮記」等書外，涉獵漸廣，凡關於考據、

詞章之書都拿來閱讀，頗有心得。

俞正燮的「癸巳類稿」及「癸巳存稿」對他影響很大，此兩書，以往不太被人注意。書中對訓詁、掌故、地理、天文、醫學、術數、釋典、方言等都有詳細的考證，著者特別主張：治史者不能以後人的見解與推論去改變前人的主張，書中特別為女子鳴不平，蔡元培對這些論點都十分贊賞，後來他從事革命，對現實不滿，一直倡導男女平等。

讀譯外文汲取新知

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光緒十年至十一年)兩年中，蔡元培結束了附館的學習生活。在家設塾，自任塾師，招收六歲以上的學生就讀，這是他從事教育工作的開始，所教的科目，只限於國文，也以對句和八股文為主。一年以後，光緒十一年蔡元培二十歲，接受了同鄉徐樹蘭之聘，到徐家校點圖書。蔡元培在自傳裏說：「紹興有徐家，藏書甚富，又喜校書印書，喜以文會友，故亦延聘及余。」徐樹蘭字仲凡，號檢盒，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的舉人。官至兵部郎中，後任知府，因母病歸里，致力於地方公益，家中建有古越藏書樓。

蔡元培在徐家校書歷四年之久，這是他學習的大好機會。他遍覽徐家藏書，學業大為長進。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三月，蔡元培入京參加會試，得以考中，稱為貢生。再過兩年，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在他二十六歲時，再度赴京，參加殿試，得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後為翰林院編修。他沿着傳統的科舉道路，到此為止，已走到了頂點，他在作官的道路上沒有繼續走下去，在四年的編修生活之後，便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事業上，以後又參加了民主革命，這在當時翰林中，幾乎是寥寥無幾的。

自鴉片戰爭後，中國國勢日衰，如何富國強兵，如何喚醒全民自救救國，就成為人們談論的問題，很多關心國是的人，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經營了三十年的洋務運動，的確也引進了不少前所未有的事物，但經營多年的海軍，却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得一敗塗地，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知識分子一馬當先，率先議論，維新圖強的呼聲，日益高漲。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為號召，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在香港設立興中會總部，號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正式提出了反清口號。但當時能接受這種思想的知識分子並不多，而主張維新變法的人却很多。康有為於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上書變法，同年九月(舊曆七月)康有為、梁啟超和文廷式等人在北京成立強學會，從此維新變法之說，漸成風尚，朝野上下都談西學。

西方的「新學」在中國廣泛傳佈，蔡元培開始閱讀西學著作譯本，同時也看自然科學。幾年裏他讀了不少這類書籍，諸如「日本新政考」、「環遊地球新錄」、「日本史略」、「日本師範考」、「電學源流」、「電學綱目」、「電學入門」等等，他在不長的時間裏讀了這許多書，可見他求知之心何等迫切。蔡元培對翻譯的書，感到不能滿足，於是產生了學習外文的想法。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冬，他和友人王書衡商議，準備組織東文學社。他們認為西文著作都有日譯本，如果通日文就可以博覽西文書籍；而且學習英、法、德外文非三五年不能通，不如學日文簡易。於是在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正式組成東文學社，聘請了陶大均(杏南)專門教授日文，以後陶去天津，推薦日本人野口茂溫代授。元培在學習日文不過十餘日後，就開始筆譯日文，曾先後試譯了「萬國地志序」及「日人敗明師於平壤」二文。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離北京去紹興中西學堂後，仍繼續學習日文，並譯了「日清戰史」、「生理學」等書，就在這時開始學習英文。

創新學開風氣之先

蔡元培的思想日趨維新，雖然他和梁啟超有同年中學的關係，但他和康、梁黨人沒有任何聯繫，儘管戊戌政變之前，康、梁紅極一時，拜康門者接踵而至，蔡元培却耻相依附。直到一八九一八年在外交後援會上演說，才第一次認識了梁啟超。蔡元培思想上雖傾向維新，但對維新黨人

採取的做法却不贊成。他認為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從根本上培養人材，是不可能的。等到戊戌政變失敗，六君子(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和康廣仁)被殺，更堅定了元培這種看法，他認為「康梁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材，而欲以少數人戈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他認為改革政治必須先培養人材，教育則是培養人材的根本途徑。所以他走向辦教育的道路。

蔡元培決心離開翰林院從事教育工作，他便來到他的家鄉紹興，擔任由鄉紳徐樹蘭辦的中西學堂的監督(校長)。學堂依學生程度分為三齋，很像今日的高小、初中和高中一年級。在這個學堂就讀的學生中，有很多人後來成為北京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如蔣夢麟就是當時第一齋的小學生，以後蔡元培出長北大時，蔣夢麟任總務長，蔡元培多次辭職或出國，都由蔣夢麟代理校長，成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蔡元培在中西學堂不到一年就離開該校。

離開中西學堂後，曾任紹興附近剡山學院院長和上海澄衷學堂教員等職，不久均辭職。在這段期間，蔡元培雖然提倡西學，但思想並未脫離舊軌道，常以西方之新附會中國之舊，他用公羊春秋來解釋進化論，與嚴復介紹進來的西方思想和中國傳統的思想相滙合。他常常到中國傳統的理论去找根據，為西學尋找立足之地。他不像日本維新人物福澤諭吉那樣，乾脆否定日本傳統文化，而主張全面接受西方文化那樣大膽。這也是當時中國改革不能成功的一個原因。

蔡元培在對待他的婚姻問題上，也帶着濃厚的過渡色彩，他的元配夫人王昭於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病逝。他提出的再婚五條件是：（一）女子須不纏足；（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這在當時的確衝破了舊禮教的束縛，使人大吃一驚。第二年，元培在上海，經人介紹認識江西黃爾軒之女黃世振（中玉），正合元培的要求，未纏足，工書畫，遂於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年底在杭州結婚。他們的婚禮顯得非常古怪，不中不西，有新有舊。大廳不按浙江風俗掛「福祿壽」三星畫軸，而掛上了繡着「孔子」二個大字的中堂，表示尊孔之意。鬧洞房改成來賓演說，其演說內容也是妙趣橫生。宋燕生大談男女平等不太可能，他說：「倘黃夫人學行高於蔡先生，則蔡先生自應以師禮事之，何止平等？倘黃夫人學行不及蔡先生，則蔡先生當以弟子視之，又何從平等？」蔡元培答說：「就學行言，因有先後，就人格言總是平等。」這個結婚儀式，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

任教上海南洋公學

離開滄衷學堂，蔡元培到上海南洋公學任教，從此在上海一住五年。蔡元培特別注意學生正課以外的學習。當時學生能讀英文的人很少，都想學日文，蔡元培加以鼓勵，他對學生說：「世界日在進化，事物日在發明，學說日新月異，今後學人應有世界知識。」並把當年辦東方文學社自學日文的經驗與想法告訴學生，說西文書價貴

，日本翻譯西書很多，而且書價便宜，能讀日文書，則無異能遍讀世界新書。至於日本語，將來如去日本留學，再學習不晚，現在不如學翻譯。於是他自任學生課外日文教授，讓學生自願參加學習。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乃以不習日語而強讀日本書之不徹底法授之」，而其結果是：「不數日，人人能讀日文，且有譯書者。」

他提倡演說、辯論。他對學生說：「今後學人領導社會，開放羣衆，須長於語言。」他提倡用國語演說，不用方言。這些課外活動，開風氣之先，成爲蔡元培後來改革北大的雛形。

蔡元培在南洋公學任教這段時間裏，他和報刊出版界也有良好的關係，他與同年好友張元濟（菊生）等出資創辦了「外交報」，並經常爲該報撰稿，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他接受張元濟的聘請，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

蔡元培還和馬相伯學拉丁文。馬相伯曾對他說：「拉丁文在西洋已成古董，大學外各學校都不大注意，中國學者更沒有學習的必要。」可是元培執意要學。他說拉丁文是歐洲各國語言的根本，各國語言多源於拉丁文，不通拉丁文，就無法瞭解西洋一切古代文化。他學拉丁文的故事膾炙人口。他又選派了二十四個青年跟馬相伯學拉丁文。馬相伯有感於這些青年的學習熱忱，就在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創辦了震旦學院，第一班學生就以這二十四個青年爲基礎。

宣傳革命重要團體

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蔡元培與葉

瀚（浩吾）、黃宗仰、林白水、王小徐、汪德瀾、蔣觀雲等多人，成立教育會，他們表面上辦教育、暗中鼓吹革命。這些發起人都具有革新思想。由中國教育會贊助設立愛國學社，進而倡言革命，二者都成爲宣傳革命的重要團體，對革命發生了巨大的影響。

這一年的暑假，蔡元培遊歷日本，這是他第一次出國，他在東京沒待多久，就陪吳稚暉回國了。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了外面世界。

後來，中國教育會與愛國學會分裂，其中原因既有經濟上的問題，也有人事糾紛。本來愛國學社的經費統由中國教育會管理，以後愛國學社要求經費獨立。蔡元培因不滿吳稚暉出言不遜，忿然辭去會社職務，改由章太炎擔任中國教育會副會長及評議長。

一九一二年春，蔡元培在青島，原因是愛國學社與中國教育會之爭，引起他的失望。他早有利到德國留學的想法，這時決意啓程。因資助他的親戚朋友認爲盛夏到紅海，天氣太熱，不如先到青島學德語，等入秋後再出國不遲。於是蔡元培去了青島。

蔡元培在青島住了將近三個月，由於親友取消了出國協議，不得不改變計劃，這時又有消息說，清政府要逮捕他，使他不得不回上海。

蔡元培回上海不久，開始辦報生涯，當時俄國兵侵犯中國主權，進駐奉天，並有擴大侵略之勢，舉國憤然，便將報紙名定爲「俄事警聞」，於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發刊。該報在「本社廣告」中說明發

刊動機：「國人因俄佔東三省，關係重大，特設『警聞』，以喚起國民，使共同注意於抵制此事之策。」

第二年日俄戰爭爆發，「俄事警聞」乃於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一日）改名為「警鐘日報」出版。「俄事警聞」在最後一天二月二十五日的社論「俄事警聞之尾聲」中寫到：「東三省之問題，前者為俄人獨據時代，今者為日俄並爭時代。在獨據時代，我國民宜專籌對付俄人之策，在並爭時代，則我國民一面為對付俄人之策，一面又宜為對付日本之策。此本社將於明日改『警鐘』之原因也。」

蔡元培在「俄事警聞」和「警鐘日報」，寫了不少文章但無確切發表數字。較著名的是「新年夢」，描寫一個人作了一個中國由弱變強的夢。表達了廣大人民希望國家強大的理想。

留學德國一老學生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他辭去「警鐘日報」的職務，任上海青年學社總教習。

這時候，革命團體漸多，革命活動也多以暗殺和暴動為主。蔡元培和這些團體及其領袖，發生了廣泛的聯繫。東京軍國民教育會本有暗殺團之組織，其會員黃興（克強）歸國，初創華興會，後創同仇會，專與會、黨聯絡。

蔡元培也學習試制炸藥並熱心為之奔走。正當蔡元培在上海鼓吹暗殺主義，秘密製造炸藥之時，東京留日學生組織的軍民教育會暗殺團成員龔寶銓，由東京潛回上海，計劃組織暗殺團。龔

寶銓與在上海逗留的陶成章商量擴大人選，因蔡元培素為浙江人望，便請他入會，擬議提蔡元培為首領。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秋，這個新組織在上海宣告成立，定名光復會，又稱復古會，以「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十六個字為宗旨，蔡元培為會長。為了有利於革命的發展，由蔡元培介紹陶成章和徐錫麟入會。由於蔡元培的聲望，入會者漸多。但是，蔡元培畢竟是書生氣味較濃的人，對這類事情，缺少應付的能力。而陶、徐則富有從事實際活動的能力，所以光復會的領導工作逐漸由陶成章、徐錫麟擔負起來，以後蔡元培就很少過問了。後來光復會總機關移往紹興，由徐錫麟、秋瑾主持會務。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在東京設有總部，由孫中山任總理。總部之下，各省設有分會，蔡元培被推舉為上海分會長。一年後，他辭去會長職務返回紹興，就任紹興學務公所總理。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年）五月，蔡元培終於如願以償前往德國留學，他出身翰林，歷任校長，甘願在四十一歲時做一名老學生，再回頭學習，而且一去四年，這表現出他頑強的好學精神。

他的學費由清政府駐德大使順天府尹孫寶琦每月提供三十兩做為學費，另外商務印書館每月送編譯費一百元，足夠他花用。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光緒三十四年秋至宣統三年）辛亥革命爆發時，他在萊比錫大學學習，歷時四年。四年中，他的聽講範圍包括哲學、心理學、文學、文明

史、人類學和民族學等。在這四年中，他編譯的書有「倫理學原理」、「中國倫理學史」、「中學修身教科書」三種。

他將「中國倫理學史」分為三大時代，即先秦創始時代，漢唐繼承時代，宋明理學時代。這本書到了一九四一年由日本人中島太郎譯成日文，由東京帝國大學出版。

正當蔡元培在德國留學之際，光復會兩位重要人物徐錫麟和秋瑾在皖浙兩省起義失敗被殺。革命儘管歷遭挫折，但武昌城頭終於升起了革命的旗幟，舉國興奮。多年奔走革命的蔡元培歡欣欲狂。

蔡元培又在柏林住了一個月，忙於為革命工作，情緒興奮。自然盼望早日回國，接受新的任務。後來陳英士發來電報促其回國，乃取道西伯利亞返國。於十月中旬抵達上海。四年老學生的生涯，至此結束。

民國首任教育部長

蔡元培回到上海，借住在愛國女學校。自武昌起義之後，滬南都督府成立，繼之南京光復，各省代表會決定設臨時政府於南京，由南京連帶上海，便成了革命中心，一時政治活動多在滬寧兩地進行。這時孫中山還未回國，黃興自武漢來，和蔡元培差不多同時到上海。章太炎則已先從日本返抵上海。

各省代表在上海舉行會議，討論大元帥的人選問題，蔡元培參與此事並起了重要作用。當時醞釀黎元洪為大元帥的呼聲很高，可是黎元洪不

贊成起義。蔡元培認為黎元洪作大元帥可能走上與北方妥協道路，他主張應該選舉黃興為大元帥比較合適，這個意見得到章太炎的同意。結果黃興以十六票當選為大元帥，黎元洪以十五票當選為副元帥。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孫中山歸抵上海。十二月二十七日各省代表通過：以中華民國紀元，改用陽曆，政府採總統制。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會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就職於南京，緊接着組織臨時政府。一月三日，各省代表開會，通過大總統所提各部總長、次長名單，共設九部，其名稱及總長人選為：陸軍黃興，海軍黃鐘瑛，外交王寵惠，財政陳錦濤，司法伍廷芳，內務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實業張謇，交通湯壽潛。

一月四日蔡元培偕蔣維喬等人到南京就職，辦公地點是馬相白向他們提供三間空房，暫作教育部辦公之用。每人支取生活費三十元。蔡元培最注意的是選拔人才，確定教育方針與制定學制等項大事。他請他當年在中國教育會老同事，這次也一起來南京的蔣維喬悉心規劃。蔣維喬發表意見說：「現在改革才開始，軍事未定，不是實施教育的時候。目前先要着手的是學制問題。清朝的學堂章程合乎帝制，不適用於共和，各省辦的學校，碰着這新舊交替的時候，將會無所適從，應該一面頒發通令，對舊制抵觸國情的，一律禁止；不抵觸國情的，暫准施用。一面應該從速草擬新學制，作根本的改革。」蔡元培非常贊成這

個意見。以後教育部的人手逐漸增多了，其工作主要是分頭草擬各種學制草案。

羅致人才不遺餘力

蔡元培不遺餘力地羅致人材。王雲五參加教育部工作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王雲五在上海從事教育工作，與蔡元培素不相識，這時他剛被孫中山委任為大總統府秘書。王雲五出於對教育的關心，在他去南京就職之前，寫了一份關於改革高等教育的建議書給蔡元培，提出幾項主張：廢止各省高等學堂，提高中學程度，大學設預科；大學應准許私立，國立大學不僅限於北平，應全國

分區各設一所；各省設立專門學校，注重實用。王雲五自以為他這麼一個未曾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寫一份建議書，不見得會產生影響。但不出十天，他在南京收到由上海家中轉來的蔡元培親筆信，說他所提的意見極為中肯，聘請他到教育部工作。王雲五請示孫中山，孫中山要他半天在總統府工作，半天去教育部工作。王雲五帶着孫中山的手書，去教育部拜訪蔡元培。從此以後，他不僅在蔡元培領導下工作半年，而且兩人從此締造了近三十年的深交，到了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王雲五是朋友中唯一在病榻前的送終者。

（未完待續）

聖文
文庫

少年行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對多年以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悲劇，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